



東山法門與南北禪宗

禪宗傳至第五祖弘忍大師(六〇一——六七四年)門下，裂為南北二宗。弘忍與四祖道信(五八〇——六五一年)俱住東山，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。①東山法門承前啟後為南北禪宗之源，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。但由於北宗早已絕嗣，資料逸佚，僅存南宗門下的點滴記述又失之片面，東山法門的真面目長期被掩。根據近代敦煌文獻中北宗門下淨覺所撰『楞伽師資記』，及署名弘忍大師的『修心要論』(一名『最上乘論』)，參合『壇經』、『神會語錄』、『宗鏡錄』、『祖堂集』、『傳燈錄』等禪宗文獻中有關四、五祖及其門人之說，東山法門的真面目，還是可以勾勒出一個大致清晰的輪廓。

從初祖達摩至三祖僧粲，宗旨宗風大體一致，可謂禪宗發展的第一階段。四、五祖時代，宗風一變，可謂禪宗發展的第二階段。與前一時期相較，東山法門的宗旨、宗風，略有以下四個特點。

一、定居安禪，廣攝徒衆，戒禪同傳，農禪並舉。從初祖至三祖，宗門中人多行頭陀，遊化無方，擇器付法，徒衆不多。至四祖道信，從武德甲申(六二四年)後定居蘄州黃梅縣破頭山安禪傳法，四方歸止者五百餘人。五祖得法後，四祖命他在馮茂山(東山)另辟道場，徒衆多達七百，四方請益者『月愈千計』，成為當時國內禪學中心，『傳法寶紀』稱『道俗受法者，天下十之八九，自東夏禪匠傳化，乃莫之過』。蔚然成一大宗派，奠定了禪宗在以後千餘年間成為中國佛教主流的基址。四、五祖還兼傳戒，『楞伽師資記』說道信著有『菩薩戒法』一本。為解決百千徒侶的生計問題，四、五祖率衆力耕以自養，開後世禪門農禪並舉之先河。

二、雖仍藉教悟宗，以『楞伽』印心，而又廣引諸經，尤重『般若』。達摩『藉教悟宗』，以為『理入』之門，以宋譯四卷『楞伽』

陳重暉

付二祖慧可印心。據『續高僧傳·法沖傳』，慧可後有粲、惠、盛、那等諸師弘揚『楞伽』，皆口說玄理，不出文記。又有善師、豐禪師、明禪師等各出『楞伽』疏鈔，形成所謂『楞伽師』一系。道信、弘忍承三祖之傳，仍主要以『楞伽』印心。『楞伽師資記』記道信自謂其法『要依楞伽經』諸佛心第一。『弘忍大弟子之一玄蹟』自稱蒙弘忍示以『楞伽』義云：『此經唯心證了知，非文疏能解。』這當是針對善、豐、明等師流于文字注疏一路而言。弘忍又謂與上座弟子神秀論『楞伽經』，『玄理通快』，可見弘忍首重仍在『楞伽』。

『楞伽經』所指之宗——如來藏、實相，乃千經萬論所共闡，藉教悟宗，固不必囿于一經。據『楞伽師資記』，慧可、僧粲皆于『楞伽』外引證『華嚴』、『法華』、『般若』等大乘經。至道信、弘忍，于『楞伽』外引證的經教更為廣泛，而尤重般若系的『文殊說般若經』、『金剛般若經』。楞伽師資記記道信稱其法除宗『楞伽』外，『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』。武則天問神秀東山法門依何典誥？秀答：『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。』『神會語錄』說弘忍初依止道信，道信『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，言下便證最上乘法。』『壇經』謂慧能在俗時，從黃梅五祖處來一客，謂聞五祖常勸僧俗，『但持金剛經，即自己見性，直了成佛。』後來慧能赴黃梅，五祖為他說『金剛經』，得徹悟心性。

道信、弘忍重般若系經，與陳隋以來般若系經尤『金剛經』在社會上的廣泛傳誦很有關係。言簡意賅的『金剛經』，較之譯文過於質古的四卷『楞伽』，更便於廣攝羣機。弘忍對慧能那樣識字不多，然已從聞『金剛經』而開悟的人，依『金剛經』說如來知見，是最為契機的。

三、在安心的方便上，應機施教頓漸並用，而以『文殊說般若經』一行三昧為攝引大眾的主要法門。達磨禪的實踐分理入、行入二途，理入又稱『安心』，即悟證自心佛性，得般若智，以為

起行之導首。達磨所主張的安心法門稱『壁觀』，以捨妄歸真、默契真如為要，實即『楞伽經』所說『攀援如禪』、『如來禪』，『文殊說般若經』所示『系緣法界』的一行三昧，『起信論』所說真如三昧。『壁觀』之修持，要在心直如壁，不可偏墮於分別空有、真妄、自他、凡聖等二邊。這種禪觀持心如大火聚，四面不可入，只宜於上根利器修習，根器稍鈍者不易趨入。至四、五祖，門徒數百，根器千差，需要一種能廣攝羣機，即頓即漸的安心方便法門。道信從『文殊說般若經』中選出的由『繫心一佛，專稱名字』而入一行三昧之法，即是亦漸亦頓、能普攝三根的方便法門。其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』所示入一行三昧的具體法則，較原經所說更見直截詳明：

『併除三毒心、攀援心、覺觀心念佛，心心相續，忽然澄寂，更無所緣念。』『大品經』云：無所念者，是名念佛。何等名無所念：即念佛心名無所念。離心無別有佛，離佛無別有心，念佛即是念心，求心即是求佛。所以者何？佛無形，佛無相貌。若也知此道理，即是安心。常憶念佛，攀援不起，則泯然無相，平等不二。入此位中，憶佛心謝，更不須徵，即看此等心，即是如來真實法性之身，……亦無能觀所觀之意。如是等心，要令清淨，常現在前，一切諸緣不能干亂。……住是一心中，諸結煩惱自然除滅。於一塵中具無量世界，無量世界集一毛頭端，於其本事如故，不相妨礙。』

這實屬一種實相念佛。併除三毒心、攀援心、覺觀心，即是實相心，以此實相心直下稱念佛名，念到忽然澄寂，頓悟自性，名為安心。於一切時中保任其所悟真心常現不亂，由此自然斷諸煩惱，乃至逕直證入事事無礙的佛果境界。四祖所示這種由實相念佛而見道、證果的法門，至為圓頓。若稱念阿彌陀一佛，並有求生西方淨土的信愿，則這種念佛法門便即禪即淨，為合禪淨於一途的殊勝法門。

杜拙《傳法寶紀》說：『忍（弘忍）、如（法如）、大通（神秀）之世，則法門大啟，根機不擇，齊速念佛名，令淨心。』可見從弘忍到其門下法如、神秀等，皆以道信所傳念佛法門為普攝大眾的安心之道。據《楞伽師資記》說，這種念佛法門，源出於譯四卷《楞伽》的南天竺求那跋陀羅三藏。而天台宗也取《文殊說般若經》一行三昧為其所倡四種三昧中的第一種。道信青年時代曾留止廬山大林寺十年，其時智者大師門人智錡任大林寺住持，道信可能受天台宗的影響，而以《文殊說般若經》念佛名入一行三昧為普攝三根的圓頓法門。

道信、弘忍對個別上根利器，也用更為直截的方法引導。

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』云：『問：云何能得悟解法相，心得明淨？信曰：亦不念佛，亦不捉心，亦不看心，亦不計念，亦不思惟，亦不觀行，亦不散亂，直任運，亦不令去，亦不令住，獨一清淨，究竟處心自明淨。』這是對達摩《壁觀》的具體解釋。《傳燈錄》載道信為牛頭山法融說真要云：『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觀行，亦莫澄心，莫起貪嗔，莫懷愁慮，蕩蕩無礙，任意縱橫，不作諸善，不作諸惡，行住坐臥，觸目遇緣，總是佛之妙用，快樂無憂，故名為佛。』與前說一致。《壇經》稱弘忍示眾云：『思量即不中用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』撥落言詮思量，當下直指，這種頓入之道，當是自達摩以來禪宗諸祖以心傳心的本懷。

道信、弘忍還開示了多種修習止觀的方法。從觀門入者，如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』教初坐禪者觀身心、四大五蘊六入、凡聖一切法『從本以來空寂，不生不滅』，觀諸法空寂尤以觀心為要，述觀心方法云：

『坐時當覺識心初動，運運流注，隨其來去，皆令知之，以金剛慧徵責。』

『若心緣異境，覺起時即觀起處畢竟不起，此心緣生時不從十方來，去亦無所至。常觀攀援覺觀妄識，思想雜念亂心不

起，即得粗住。若得住心，更無緣慮，即隨分寂定，亦得隨分息諸煩惱，畢故不造新，名為解脫者。』

署名弘忍述的《修心要論》所述看心、徵心之法，略同道信所說觀心、徵心，如云：『閑靜身心，一切無所攀援，端坐正念，善調氣息，懲其心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間，好好如如穩看看熟，了見此識流動，猶如水流陽燄，睡睡不住。既見此識時，唯是不內不外，緩緩如如穩看看熟，則返覆銷融，虛凝湛住。其此流動之識，颯然自滅。滅此識者，乃是滅十地菩薩眾中障惑。』

對於亂心難攝的下根人，四、五祖則教其『守一不移』，從止門入。『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』說：『守一不移者，以此空淨眼，注意看一物，無問晝夜時，專精常不動。其心欲馳散，急手還攝來，如繩繫象足，欲飛還掣取。終日看不已，泯然心自定。』《修心要論》則具體化為守一個字：『平面端身正坐，寬放身心，盡空際遠看一字，自有次第。若初心人攀援多，且向心中看一字。』該論還教人依《觀經》中十六觀第一日想觀，坐中隨意遠近觀想一日，守之勿散。以期由定發慧，了悟自性。

四、五祖針對學人不同根機，開示多種安心方便，頓漸並用，不拘於一門，這與以後南北二宗皆有不同。

四、山林隱棲的高風。四、五祖在世時道重天下，唐太宗三度徵召，道信皆固辭不赴，弘忍亦曾不應高宗之徵請，表現出一種高風亮節，開後世禪門山林棲隱之風。

據《楞伽師資記》所說，弘忍門下有十大弟子，而以神秀為上首。十大弟子中法如（六三七—六八九年）最早開法，時稱『定門之首』。後來神秀為北方禪宗領袖數十年，德高望重，開禪門北宗。另有智旻傳法於資州，門下保唐及弘忍另一大弟子宣什，皆以念佛為安心法門。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把南旻、北秀、保唐、宣什歸於一類，其禪法大略皆屬北宗神秀一路。據傳獨得弘忍衣法

之傳的慧能，『楞伽師資記』把他歸於弘忍十大弟子中僅可闡化一方的人物，他開法要比法如、神秀晚了十餘年，其所開南宗獨倡頓教，與神秀北宗曾一度獨立敵對，南頓北漸之爭，在慧能門人神會時代曾相仇若水火。其後不久，北宗衰微絕嗣，南宗遂成爲禪宗的正宗代表，千餘年來門庭極盛。

神秀、慧能俱出弘忍門下，頓、漸二說，皆源於東山法門。如果不囿於『壇經』中神秀未見本性的『身爲菩提樹』一偈，而參酌『楞伽師資記』等資料中有關神秀的記述，則南北二宗的宗旨、理論基本一致，皆主張頓見佛性，皆以如來藏緣起說爲理論依據，皆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教。慧能所倡之無念爲宗，與神秀道法會歸體用二字，實際上甚爲相近。南北二宗的主要分歧，在於所用安心法門有頓漸之別。南宗強調於言下頓見，不假方便，繼承發揮了東山法門接引個別上根利器的頓法，這當然最能體現達摩以來諸祖心傳，而且其接人之法被慧能及其法裔發揮創造，極爲生動、靈活、多樣化，的確不媿爲達摩祖師禪的正宗。但其法只接上根利器，能言下頓見者畢竟難得，南宗祖師於是不得不巧設參究、看話頭等方便，還是流入了由定發慧一路，當然所用方便獨具風格，與北宗法門大有不同。北宗繼承了東山法門普攝大衆之道，不論根機，皆令從念佛入門，繼之看心觀淨，『起心外照，攝心內證』^②，較之四、五祖所示之法，更爲程式化了些，無怪乎要被慧能呵爲『是病非禪』。但這種法門，對於一類根機來說，也許甚爲合宜。當年北宗門下，亦曾高僧輩出，開悟得定者不乏其人，如神秀、法如、普寂、降魔藏、破灶墮等，皆負重望。可見北宗法門雖略漸，但也繼承弘揚了東山法門的一面，其價值及在禪宗史上的貢獻，自不容忽視。

【注釋】

①『宋高僧傳·弘忍傳』

②『神會語錄』

（上接第17頁「四衆堂」）

內在的盲動便不由自主地將現象執爲所依止的對象或境界。當對象或境界變易或消失時，即生出失落的恐懼與痛苦等煩惱。所以意識、念頭隨着所對立的境界而起起落落，其根本原因來自於心靈內在的盲動。那麼爲什麼有此盲動呢？這是個極爲嚴肅而且重要的問題。因爲不只是人類、所有一切衆生所遭遇到的煩惱、困頓，皆肇因於此盲動。

心靈內在有如此的盲動，根本原因在於對「生命能量」的本質認識不清。不曉得「生命能」本質上並不執著於任何現象；猶如鏡子照物，照物時清清楚楚，不照時不復留有任何物像。（這裏注意一點，不照物時鏡子並未消失其照物的特性。）「生命能」展現出森羅萬象，但其本質却是寂然不動。佛經上爲了方便形容生命現象中的此一特質，有許多專有名詞；例如：「常寂光土」、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、「法身」、「涅槃」、「佛性」、「自性」、「無生法忍」、「真空」、「實相」等等。

就「生命能」的本質來說，並無所謂得失、增減、垢淨，當然也沒有一絲一毫虛妄的自我能夠安立。能夠認清這一點，就是生命自我的覺悟。從自覺的觀點開展出來的一切生命現象都是單純、美好，而且真實。自然不會再有任何迷惑、恐懼、痛苦等等煩惱，佛經上形容這種光景叫「解脫」、「自在」。所以自覺的生命是與所有現象相融在一起，却又超然於所有現象，不爲現象所羈絆、罣礙。

從「生命能」的各種表現談到生命的本質，希望此文對目前致力於探究生命現象奧秘的科學能有一些助益，讓大家對整個現象界有更正確的認識，進而建立一個真正積極樂觀的人生。